

深情地活着，全身心地投入，心无旁骛地沉醉其间，才能尽享事业的芬芳和亲情爱情的甜蜜，才能品出人生真滋味。深情地活着，是人生的智慧，更是做人的境界。

朋友虽已年过不惑，但是对生活始终怀着一腔热忱。他无论做什么都非常投入，对亲人和朋友更是怀着浓浓的爱意。

一个初秋傍晚，朋友一个人穿过公园回家，经过一个亭子的时候，看见一个盲人在拉二胡，那苍凉沙哑的乐音像磁石一样，深深地吸引了他。朋友坐在亭子的一角，安静地听着。直至虫声四起，如水的月光给整个亭子洒下了乳白色的薄雾。盲人欲起身离去的时候，他才回过神来，赶紧起身拜盲人为师。于是，整个秋天的夜晚，朋友都跟这位盲人厮守在一起，学习，交流，切磋。

几年过去了，朋友的技艺在整座城市里都屈指可数。现在朋友有三把二胡。一把放在家里，装着弱音器，只要关上卧室门，就不会打扰到家人；一把放在办公室，每天他都要早到单位半个小时，如醉如痴地拉一会儿；还有一把花了上万块钱，专用来参加各种比赛。我们嘲笑他不就是个业余爱好，何必搞得如此隆重铺排。朋友玩笑道：“这三把二胡，让我有一种娶三房太太的老地主的感受，一房用来做饭，一房用来漂洗，一房用来管账……”朋友的话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，笑过之后都被朋友对二胡的执着钟情所深深折服。

朋友干起工作来更是拼命三郎。去年，领导安排他美化围墙。结果他在大

家下班后，一个人干到天亮，等大家第二天早上到单位后，围墙上已经爬满了亭亭玉立的竹子和藤萝缠绕的花树，绿意葱茏，葳蕤盎然。体育器材旁边，还画上了各种体育简笔画，墨涂得均匀，画面生动活泼，栩栩如生。

大家震惊了，赞叹不已。领导也感动地说：“如果找人做，花钱不说，最少得一个礼拜，你慢慢干就是了，何必这样急呢？”

朋友爽朗地笑：“我原本只想干一个小时，结果干着干着就忘记时间了。不经意间抬头，啊，天边已经出启明星了。唉，索性一气呵成，于是就干到天大亮了。”

朋友对家人更是情深意重。他侍候瘫痪在床八十岁的老母亲四年有余，每天背进背出到院子里晒太阳。对太太更是无微不至，每逢出去应酬，他必定先回家给太太做好饭才放心地去。对儿子而言，他更是一个慈父。无论工作多么繁忙，每个周末，他必定要陪儿子去公园看电影或者图书馆。他说：“我珍惜与他们在一起的分分秒秒，因为总有一天我们会离散，为了心中不留遗憾，唯有珍惜。”朋友的话让我们汗颜，受他的影响，我们中的很多喜欢在外面厮混的人都渐渐回归了家庭。

前几天偶然读到一句话：在凉爽的世界里深情地活着。顿时心有所动，这句话分明是对朋友人生最好的注解。是的，深情地活着，全身心地投入，心无旁骛地沉醉其间，才能尽享事业的芬芳和亲情爱情的甜蜜；才能品出人生真滋味，才能无怨无悔，了无遗憾。像一棵自由生长的树，像一朵悠然盛开的花，坦坦荡荡，从从容容。

深情地活着，是人生的智慧，更是做人的境界。

站在山里看小镇，小镇迷幻，恍如星辰；

站在小镇望大山，大山巍然，横亘苍天。

爬过绵延青山，眼望壁立千仞，走过纵横的沟壑，到河岸乘一叶小舟，在“欸乃一声山水绿”中，划进桨声、山歌悠远的梦里水乡，小镇倒映在我惊喜的眼眸里。爬上河岸，一步步踩踏着在经年的石梯上，感触历经沧桑的岁月足迹。从此，故乡的小镇装进我心里。

走进小镇，我稚嫩的情绪开始萌芽，长成梦寐以求的向往。

小镇不大，三两条窄窄的街道，曲曲弯弯，狭长幽深，青石板路面，被时光打磨得光滑圆润；一色的黛瓦木楼，已烙上岁月烟尘熏染的黝黑；几条小巷梯步陡峭，蜿蜒通向河边；爬上吊脚楼，吱吱嘎嘎的声音吟咏着小镇久远的情思。商店里，堆满货架的商品吸引着奢侈的目光；酒馆中，飘香的美味菜肴诱惑着渴求的味蕾。一条公路穿街而过，延伸到遐想无际的远方。

平日里，小镇安静悠闲，像一个睡眼惺忪慵懒的少妇。

几条大街小巷寂寂无声，三两个人闲散转悠，从上空漫步下街，足以让人一口气跑完通场。狗儿

懒懒地蜷缩在街门前，不时伸头狂吠两声，便又缩回假寐；只有那只大红公鸡，站立街中间，抖动红羽凤冠，引吭高歌。农人头戴斗笠，肩扛犁头，挽起裤腿，赶着哞哞叫的牛儿，穿街而过。商店、门市大门敞开，鲜有人光顾，女店员体态丰盈，倚在竹椅上渐入梦乡，在微酣中梦呓明日赶集的繁忙。

赶集日，小镇热闹喧哗，像一个充满蓬勃生机的年轻人。

乡亲们起早赶路，爬了几坡山，渡过一河水，走在晨雾迷蒙中，一路说说笑笑，吆喝着撒欢的猪牛羊，去赶心目中的“首府”。古朴的街道，赶集的人挨肩擦背，挤得大汗淋漓，有人惊讶挤掉了帽子、鞋子；人们一脸嬉笑，挤在摊子前、店门口，掏出浸满汗渍的一张张钞票，把生活的希冀与笑声装进背篓里；赶上几条街，摸摸兜里的票儿，跨进溢香的小酒馆“过午”，切上一盘烧腊肉，喝上二两老白干，再吃个包子吃碗面，抹着满嘴油腻，扬起一脸红光，打着几声愉悦满足的酒嗝，把一串串笑声洒落在乡间的小路上。

新年临近，小镇到了喧嚣的高峰，像一个稳健的中年人。

勤劳朴实的乡亲们，或背挑土特产，或置办过年货，从四方八面

云集小镇，把一年满满的期盼托付乡场。小镇挤满了人流，从上街挤到上街，几条街挤得水泄不通，到了一年最拥挤的时候！人们在愉悦的笑声中，换取了一迭迭崭新的钞票，购得了新衣新帽，买一块诱人的猪肉，拎上两瓶醉人的老酒，再买几挂鞭炮，顺便给孙儿捎上好玩的“地老鼠”，一同把新年的祝福和欢乐带回家。嗨！再折身买几幅鲜艳的红春联，回家贴在门楣上，让新年的欢笑和对生活的憧憬一直弥漫下去。

欣逢好时代，小镇焕发了青春，更像一个婀娜多姿的美少女。

不经意间，小镇那一片片低矮的木楼消失了，随之幢幢漂亮的高楼拔地而起，新建了几条宽阔的大街；两排齐崭崭的路灯躬身矗立，红艳的刀旗猎猎招展；各种现代元素注入小镇，仿若置身都市的繁华。徜徉在一条条整洁亮丽的街道，看一张张洋溢幸福生活的笑脸，听一声声熟稔而亲切的多音，心中油然而起一片浓浓的乡情。走进热闹的农贸市场，品尝家乡系列风味小吃，找回记忆中难忘的味道；跨进物质充盈的超市，感悟一个划时代的富庶；看那一辆辆沿街停放的小车，装扮成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小镇演绎了一幅幅生动的乡村生活画卷。

张燕峰

杨祚华

小溪里的童年

静静地流在三月的乡间，映映着岸边的青翠；浮跃于六月的金光，喧嚣着村童的野趣，浸洗着村妇的笑语——那是我梦中故乡已远去的小溪。

小溪两岸是参差不齐的柏树及高耸的紫皮松，绿叶如洗，莹莹欲滴。五月时分，浓烈的桉树花香扑鼻而来，甜甜的略带桉叶味，小时候的我便爬上那高高的树端，折从花儿，贪婪地吮吸着，弄得满嘴沾满了那细细的、白白的花丝。台湾相思树开着绒绒的黄花，更有有的枝桠横落河面；仲夏，闪亮的欢声笑语时时从那繁枝茂叶间窜蹦而出，我们光着身子从河水中翻跃到枝桠上，再跳进小溪中，溅起孩童嘎嘎的欢乐，偶尔呛着鼻子，酸酸的、辣辣的，平添几番情趣。树上鸟儿群鸣枝头，或隐或飞，更显山村的静寂。远远一望，那如带的小溪，曲曲弯弯，在田野上蜿蜒缠绕。大山深处，有人会在溪岸边种上黄瓜、南瓜等植物，顺岸搭上一个个竹架。那时，一眼就可望见攀援的、翠绿的瓜藤在一天天长，叶子硕大，细丝缠绕。季节到了，它们就开出一朵朵黄色的小花，嫩嫩的，仿佛一张张微笑的脸孔，争奇斗艳地展露容颜，在微微挑逗着路人。结果时，吊在藤上的果实惹人怜爱，青绿色的，有一些纹理，一片生机勃勃；冬日万物萧瑟，原野上便有一股跳荡着的生机，小河的银光闪烁着天籁的静谧，电线上停落着冬日的音符，那是候鸟的身姿。

小溪很浅，所以显得较窄。薄薄的水面下遍布着溜光滚圆或奇形怪状的石子，

水流漫过，清晰可见指头大小的螃蟹在爬走或静养，小鱼小虾在尽情地戏水。似乎这河里的鱼虾总不曾长大，我们捉来玩玩，大半又放了，喂猫的很少，更不见有人吃过。倒是肥美的毛蟹时常让小伙伴们忍痛叫呼。记得有年初夏，不知从哪里跑来一头发情的公牛，面目狰狞，不停地向岸边奔来，小伙伴惊慌失措，情急之下，在我的带领下全部跳进小溪，才躲开了那次危险。从那以后，我觉得小溪好像冥冥之中护佑着乡亲。

小溪里装满了我的童年、少年的时光。念小学时，我曾在作文中说她像小姐姐的手臂，细嫩白净，很美很柔顺；像妹妹的眼睛，洁净无暇；又像我们这些调皮的孩子，无忧无虑，快乐地钻来跑去，嘻嘻哈哈地过着一年的四季。老师说写得好，笔下有股灵气，我不以为然，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嘛，那是小溪的灵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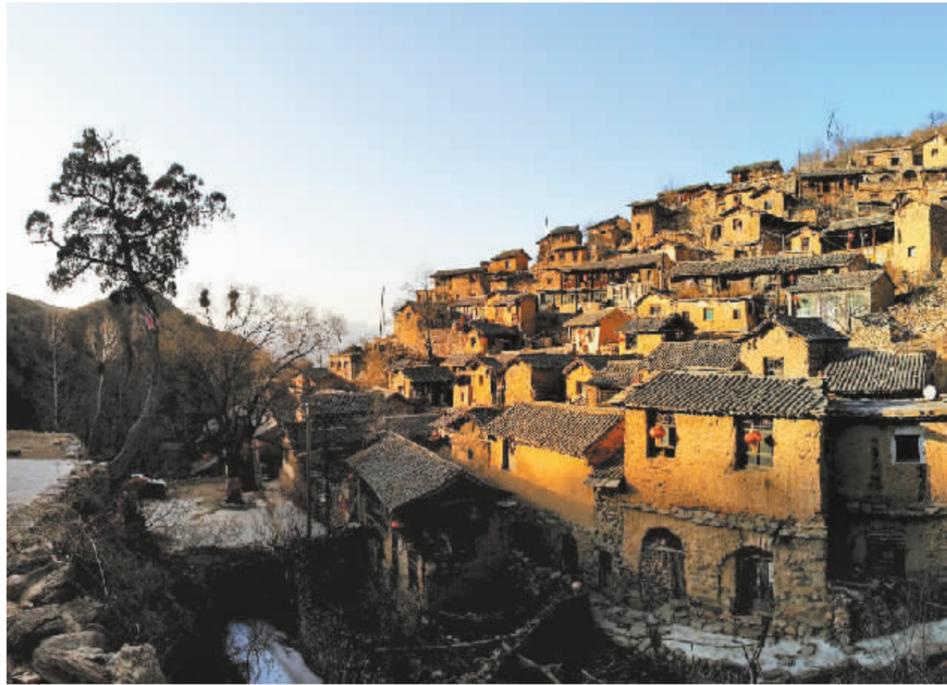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故乡的小溪，连同故乡的炊烟，成群的牛羊，故乡的灯火，故乡的明月……都离我远去，多少年过去了，在远离故乡的日子，总也忘不了那条小溪，每每在梦中浮现。

耳旁传来我珍藏的《弯弯的月亮》，在二胡如泣如诉的伴奏中，歌词格外柔婉动人，沁人肺腑。歌声中，故乡的一山一水，一草一木仿佛就在眼前。情不自禁淌出的泪，真的像那弯弯的河水，流进我的心田。在世俗的时代，我希望，故乡“还唱着过去的歌谣”，我的小溪，还淌着我提笔的时光。

伍平均

大寨古村——太行山里的布达拉宫

(白英 摄)



《风尘》读后感

收到周堪先生长篇小说《风尘》之后，我用了三天时间读完它，并在精彩之处作了些记号，有时还读得眼泪汪汪的。这是本人阅读生活中并不多见的。《风尘》，给了我这样的感动。

或许，因为自己与作者是朋友；或许，因为小说的创作背景与自己同龄；或许，因为故事的主人翁似曾相识……总之，它离自己很近。《风尘》里故事不时出现在思绪里，时而甜美，时而忧伤，时而梦里，时而梦外。

《风尘》向我们交待了一个困苦的背景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，在民族稚嫩肌肤上划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，饥饿与恐慌成为童年生活的主题词。可奇怪的是大多数人觉得苦，见不到挣扎的痕迹，听不到抱怨的声音，甚至人们以为童年本该如此，包括江山，也包括薛梅。对于刚学会走路或刚懂事的我们而言，一顿饱饭，一颗水果糖，一次骑马马儿，就是一种幸福。

《风尘》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暗淡的画面。读书年龄到那会儿，天空是灰暗的，远山是青涩的——其实，这样的感觉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的。细细想来，江山和薛梅，还有我们，算是幸运的。当然，我比他们俩更幸运，至少我们那个庙堂式的学校没有垮塌的危险。老一辈人把丢命于校舍坍塌归结于天灾，天灾的唯一好处就是人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毫无疑问地哭几天，几天过后，屋檐下那块铁片再次敲响，一切都过去了，似乎什么也

不曾发生。

《风尘》给我们讲述了一段挣扎的经历。江山和薛梅读书的成绩，似乎比“五类分子”子女还要好，那是一定会招来一些人的羡慕和忌妒的，只不过他们听到的都是好听的，那些不好听的甚至极其难听的言论被山村的善良所阻。在那个年代，特别是农村，家庭成分好成绩又好的人实在不多，高考制度恢复后，要是能考上个大学或者中专，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，足可使整个山村沸腾起来。江山这个农村娃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，消息迅速传遍十里八乡，此时，荣誉不再属于个人和家庭，属于学校、公社和家族，以及那一方的人，从未留意过或关心江山的那些人也跟着一起沾光，这是中国农村独有的裙带亲情和感染效应。左邻右舍来了，三亲六戚来了，公社的领导来了，带着鸡蛋和面条，带着祝愿和好奇。这时，人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：“是你们家几辈人积攒下来的德啊！”“是不是你们家的攒德祖坟开了裂哟？”那天晚上，江山失眠了，江薛两家所有的人失眠了，沉寂千年的大山也失眠了，这样的失眠不过就是人和大山的一种苏醒方式而已。放下江山可以预期的前途不说，单凭他带给山村的快乐这一点，就会让我们感动许久。然而，江山却没有想象中的忘乎所以，他知道自己肩上使命和责任的重量，他把内心的惶恐和不安以阳光的方式掩盖着，我们只能隐隐约约感受起压力带给两个年轻人的尴尬和无奈。我们知道，

承受这一切，需要毅力，更需要勇气。

因为爱情，薛梅放弃了自己的前途，把两个家庭的重担挑在自己并不坚实的肩膀上，为老人们删减责任，为弟妹们拓展视野。而她的固执与脆弱，或许只有鹰嘴岩可以感知。因为爱情，她又离乡背井南下广州，放下老人的牵挂，放下孩子的哭声，而唯一的理由则是兑现一个过时的承诺。她在挥洒青春和透支生命的奋斗过程中，讲述的不仅是故事的情节，更有大爱这样一个高尚的主题。显然，她出去打工的动因与众不同，因为她心里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支点；她为人处事的方式与众不同，因为她骨子里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纯洁；她活着的意义与众不同，因为她在用爱情搅拌生命后重塑真情。她在获得成功以后为家人和家乡所做的那些事，被人们记着和传颂着，似乎曾经的苦和委屈已经不再重要了。一个人如果活到这个份上，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？

敬畏之余，无不感叹江山的英年早逝，无不惋惜薛梅的过早香陨，莫非，世间的法则真正是人们常说的“好人不长”吗？读过《风尘》之后，我拾起许多的记忆残片，并在繁茂的叶片上享受泪水之外的味道。



古巷十八匠

十八岁之前，我一直生活在农村。全村六百多口人，近两百户家庭，被一条狭长的古巷串了起来。古巷贯通南北，弯弯曲曲，石头铺地，土坯房高低错落。深巷两侧，还有三十六道小巷，巷巷相通，家家相连，鸡犬相闻。

于我而言，记忆最深的是古巷里有许多能工巧匠。父亲回忆说：“咱们巷里能人辈出，主要有十八名匠。”所谓的“十八名匠”，指的是：木匠、篾匠、花匠、石匠、琴匠、书匠、画匠、鞋匠、医匠、剃头匠……用现在的目光来看，他们是地地道道的手艺人，靠着自己的真本事吃饭。

以我家为例，在村里称得上“木匠世家”，曾祖、祖父、父亲、叔叔连同四个姑父、五位堂兄，全是做木工活的好手。盖房做梁，嫁娶祭祀，打棺造坟，样样精通，在村里威望很高。爷爷说：“做好木工活是安身立命之本。”然而，在那样一个年代，每当给四邻五舍做完活，绝不会收一分钱。皆因，大家都生活在同一条巷子里，她相近，人相亲，抬头不见低头见。

那年，曾祖母患痢疾，数日不起，只得找到医匠赵一针求助。赵一针抓了几味中药让其服下，曾祖母次日便下地干活去了。全家感念赵一针的恩德，却无钱相赠，只得将那匹小驹牵到了赵一针家。

不料，赵一针坚决不收，又将马驹送了回来。无奈之下，曾祖只得寻找机会以表谢意。转年，赵一针的儿子结婚，曾祖带领全家青壮男女到赵一针家，男人帮着赵一针打家具、造新房，女人帮着做饭、缝衣被，将婚事办得热热闹闹，圆满满满。

因此，生活在古巷里的人们，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则：邻里的事，就是自己的事，谁家有事，决不袖手旁观。那年，冯剃头的老伴去世了，家家出人又出钱，帮其料理后事。大伙都说，冯剃头年年月月给大伙剃头，没收过钱，他家人丁稀薄，遇到白事，谁都会帮衬一把。

今年开春，我回到阔别多年的古巷，眼前却是一幅人去巷空的寂寥场景。原来，人们都搬到村外的楼房里了。“十八名匠”及其后人，连同他们的手艺，不知去向何方。

站在古巷的尽头环望，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，现代化的设施鳞次栉比。只有这条古巷显得那样的孤寂，犹如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，似乎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。情不自禁中，一丝丝莫名的愁绪涌上心头。但愿，古巷不被外面的世界所蚕食。这条古巷，诉说着“十八名匠”的故事，铭刻着古老农村的影像，还有那悠悠的乡愁……

江志强

王崇地